

潛江縣志卷之二十

知縣事劉煥纂修

知縣事史致謨續纂

藝文志下

疏記序書文雜著

疏

水災乞減錢糧疏

知縣敖鉞

為重大水災決隄灌城渰死人命漂流房屋渰沒田地倉廩浸倒公廨牢獄懇乞特恩減免錢糧以甦殘命事臣叨由舉人先任直隸安慶府宿松縣知縣丁母憂起

潛江縣志

卷二十

藝文志下

一

復本年二月十九日欽蒙除補前職八月初三日到任入境之初看得民間田禾茂秀黃豆木棉各皆豐盛可愛竊為潛民大喜奈何本縣地方實居襄水下流最是低窪襄江水發於本月初五日衝決地名柘林隄岸灌入鄭家沱埠崔家等垸泛濫橫流四十八垸田地俱被渰沒前項禾稻豆棉盡行渰死初六日夜二更時分衝倒本縣西門土城腳灌入縣市頃刻之間高屋封簷矮屋沒脊臣聞水勢人喊隨即開監將囚犯送譙樓以全其命未旋踵間本縣牆垣盡被衝倒縣廳衙舍俱各渰

沒吏舍牢房盡行浸倒官吏卑卒只得升屋逃命延至天明纔得小船渡救臣就乘舟行市踏勘民患看得夜間水至倉卒無備人家男女止是奔命升屋米粟貨物俱各滄浸預備倉止有稻穀二百七十五石水封倉簷盡數滄沒布按分司並府館儒學等處牆壁及文廟內東西廡屋教官衙舍俱各浸倒祭祀器皿大半被其壓爛漂流城市之中蕩漾若湖鄉村之外彌茫似海人迹不得相通一十八日方纔退落臣於本月初九日具申合干上司請官踏勘并權宜處置將浸溼稻穀給散窮

潛江縣志

卷二十

藝文志下
疏

二

民以濟其饑至九月初七日蒙委通判趙景鑾臨縣督同臣沿坵履畝踏看得通縣四十八垸田地除官民陸地已納過夏稅不開外官民田共二千四十一頃九十九畝五分六釐該秋糧米九千九百七十五石一斗三升一合一勺七抄五撮低窪者決隄全滄無徵計八分三釐該田一千六百九十四頃八十五畝六分三釐四毫八絲糧米八千二百七十九石三斗五升八合八勺七抄五撮二圭五粒高阜者漫隄泛浸薄收計一分七釐該田三百四十七頃一十三畝九分二釐五毫二絲

糧米一千六百九十五石七斗七升二合二勺九抄九撮七圭五粒又勘得澆死老幼男女王恕等九十六丁口漂流柴永洪等草房房屋三百零五間急遞鋪屋舍七間生員號房屋五間射圃亭三間六房吏舍屋一十七間取具通縣里老甘結在卷造報間隨奉本布政司糧儲道會徵派收本年秋糧劄付到縣遵照詔旨減免五分外本縣該徵兌軍米一千七百七十九石八斗臣查得踏過薄收田內止有米一千六百九十五石七斗七升二合二勺九抄九撮六圭於兌軍米數尙不敷八十

三石五斗有零其京庫折銀米三百石南京倉米一千二百五十石襄陽倉米二千一百六十三石一斗本縣倉米五十一石二斗本學倉米五十七石二斗四升五合八抄七撮五圭俱各無徵臣竊伏思之秋水爲災慘於春夏蓋肅殺之氣已嚴發生之意不敷水落之後無可種藝止種二麥熟在來年四月本縣庫藏旣空倉儲又竭無可賑濟秋冬及春存活尙難前項京庫折銀南京襄陽本縣本學等倉米何從辦納况本縣自正德十一十二十三連年遭水前該縣官未曾與民申奏因是

錢糧併累小民逃移者至今未歸田土荒蕪者至今未闢今此非常重災陛下若不寬宥之則催徵之令一出荒殘之民舉逃非惟臣不能爲陛下催科臣亦無所於催科也事至於此則縣雖設而無其民虛名而已於國家何益糧雖徵而無其實虛文而已於國計何補臣又查得災傷事例秋災不得過九月終蓋以過九月則會計已定難復蠲免但本縣水災八月初五日方遭九月方得委官踏勘又且程途遙遠奏報不及難以常例拘之伏望陛下憫憐民瘼一不以常例爲拘二不以免五潛江縣志

卷二十

藝文志下

四

爲惠特賜恩恤將前項京庫折銀南京襄陽本縣本學等米盡數蠲免甦救荒殘仍乞勅撫巡等衙門設法賑濟潛民庶幾得生臣非敢負國欺天干譽百姓實不忍此遺黎重又逃移瘠死而爲陛下以培植夫元氣也伏望俯察臣愚不勝幸甚

戶部咨略

附

看得知縣敖鉞所奏懇切爲民詞非虛飾固應准理但賑濟蠲免事宜節經有行再難別議合咨前去煩行布政司轉行該道守巡官員照本部節次題奉欽

依內事理先將淹死男婦之家加意賑恤或多發賑濟銀兩分別極貧人戶等則給散或將京庫折銀南京襄陽糧米俱改派災輕州縣代納以候年豐派補守巡官員務在着實舉行使墊溺窮民均沾實惠以稱朝廷軫念災傷地方至意事完希由咨報

水災題減錢糧疏

知縣 周 延

奏爲水災事臣待罪茲邑因見連年災傷極力撫恤詎意四月內陰雨連旬河水暴漲將各該圩垸盡行衝倒水退之後臣亟行檢踏照得潛江地勢有如鍋形一缺

潛江縣志

卷二十

藝文志下

五

其口不能復出必俟其自乾而後已今已月餘水退未盡其間地勢高者淤泥盈尺苗失其顛低者蓄水成湖殆不有其根矣百里之內顆粒無收該年秋糧將何所出又况連年水災雖不得苗尙已收麥今年之水至自四月苗旣不有麥且無成較之往歲災加數倍今雖欲復種旣失其時又乏其資潛民之命不過寄生於柳皮菱葉之末而已臣亦何所庸其力哉臣又照得水自夜至倉卒無備有升屋逃命連屋漂流而死者有住居曠野無舟救渡而死者有舟小人多載至水中而死者啼

哭之聲入耳寒心困苦之狀觸目奪魄事至於此民不但逃而已也逃必至於盡而後已不但死而已也死必至於盡而後已臣不忍萬世太平之民至於逃移死亡之盡遂竭力撫恤以培植國本然臣但能撫之亦不能以無收之田而爲有徵之糧且又各年拖欠派辦一時併徵其何以聊生哉伏望陛下察臣言之不妄憫民困之益深勅行戶工等部將本縣該年秋糧毋拘兌運盡行蠲免其各年未徵未完額辦歲辦等料暫且停徵仍乞發內帑銀數萬兩前來賑濟庶幾垂鑿之民尙有更

潛江縣志

卷二十

藝文志下

六

生之望奉

旨該戶部覆題准免秋糧十分之七歲辦等料依擬停止

爲父請卹典疏

邑人 柴一真

奏爲皇恩誕被朝政聿新比例陳情懇祈贈恤以廣聖慈以隆聖孝事職父恪貫係湖廣承天府潛江縣人由

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知縣歷薦二十八次叨陞兵部職方司主事邑人至今尸祝之職不敢瑣述以聒天聽惟是六載清苦博一邱署到任甫七

日會廷議東封仰觸神廟震怒波連禮兵部科官被斥者十有一人職父與焉欽降陝西延安府延川縣添注

典史彼時職父新進下寮初議雖不與聞既事何敢獨

辨兢兢守官竟成罪去在被譴諸臣皆情有可矜而職

父視諸臣尤為無辜自後官秦者以遷謫卑秩五列薦

章官楚者以地方遺賢屢揚奏牘言路每請起廢亦數

齒及姓名而環賜有待河清無期賚志以歿僅崇鄉祀

此職終天隱痛寢食於懷者也去年以明經教職守選

都門忽遇神祖賓天伏讀遺詔一欵又皇上登極恩詔

潛江縣志卷二十藝文志下疏 七

二次皆惓惓軫念廢棄礦稅註誤諸臣竊思職父之廢

棄也雖非以建言而棄廢之情可原職父之註誤也雖

非以礦稅而註誤之實宜察七日樞曹一朝並逐例覺

相符恩宜概叙當即具揭投部以俟採擇嗣授今職出

都門而原任吏科右給事中降典史尋為民王佐以尙

寶丞推今歷陞太常少卿矣迨抵隨數月而原任禮部

儀制司主事為民王宗綦以原部推隨轉尙寶少卿矣

原任兵部職方司主事降山西和順縣添註典史郝名

宦以南部推隨轉光祿少卿矣以上三臣皆與職父同

事蒙降者職每披仕籍且痛且愧痛先臣之不祿奄奄

九泉不及與同事諸臣聯班輦轂奏効桑榆以報答神

祖四十八年作養之恩愧卑職之不肖碌碌一甕不能

如在廷小臣依光日月微榮雨露以發明先臣二十六

年約結之苦中夜反覆不知涕之何從也嗣從邸報見

臺省疏催起廢有分別存歿之議奉旨下部職乃痛極

而思思君恩之曠蕩枯朽不遺愧極而喜喜父志之沈

淪闡揚有路然猶未敢造次陳乞也無何而原任刑部

山西司主事降廣東潮陽縣添註典史已故孫如法蒙

潛江縣志卷二十藝文志下八

贈光祿少卿廕子入監矣原任禮科給事中為民已故

孫羽侯蒙贈光祿少卿矣如前所引三臣則職父註誤

同事廢棄同日存歿原無差等如後所引二臣則職父

郎署同品遷謫同官身歿又恰無異雖如法之贈廕乃

破格異數職讀父書何敢以生者干澤而佐等之優叙

羽侯之贈卹正同一體職亦人子也躬逢盛會干載一

時忍不為死者請命乎緣匏繫一官不敢擅離謹齋沐

具疏遣弟生員柴一德代訴倘蒙憐恤下部議覆果於

例合復職晉階獲沾半通之綸以賁一抔之士寧惟先

臣踴躍地下追侍二帝之靈在卑職啣結此生有世祝

萬年之祚而已微臣冒瀆天恩曷勝惶悚待命之至

乞恩終養疏

邑人劉勳

臣本一介菲材濫叨仕籍適遂遭逢之願每深感激之

私正宜勉効及時以圖報稱切緣臣有父劉巨秀在家

見年八十有五老病侵尋日益衰弱臣母氏早喪二兄

俱亡更無以次一人可堪倚託迄今違曠已幾六年隔

越三千餘里臣父亦緣念臣成疾望切倚門臣近得家

報心如焚灼思若顛迷誠念臣一父一子相依為命効

潛江縣志卷二十藝文志下九

忠之日猶長承歡之日苦短臣若隱忍不歸恐風燭之

人致遺終天之恨則臣不孝之罪何所容逃仰惟皇上

以仁孝化成天下凡靈蠢有生咸使各適分願如臣情

惻似可矜憫伏望聖慈恢天地生成之仁憐父子臣子

之命放臣回籍終養俾烏鳥之私少伸於今日而狗馬

之力圖報於將來也臣無任悚懇切祈恩之至

記

鄭侯德政碑記

元耆儒安惟懷

任而至守令者蓋親民之重任也昔漢明帝曰郎官上

應列宿出宰百里任非其人民受其咎然則是官者司
平於民任牧民之責不亦重乎潛邑前宰承務郎鄭公
文暹荆人也世有令德幼而學壯而仕備歷清顯及其
來治潛也導揚風化撫字黎元敦四民之業崇五事之
利審察冤抑勞形案牘公正廉潔剖決如流可謂至清
徹底至明燭物在易旅卦之象曰山有火旅君子以明
慎用刑而不留獄則公之心君子之心也其明慎用刑
片言折獄使訟者平賦者均歸於無訟而後已然潛之
爲邑當江漢二水之衝前人以修理隄防之制不明達

潛江縣志

卷二十

藝文志下
記

十

導溝瀆之事弗講所以或秋而大水或夏而大水以至
於無麥無苗農夫失望而困於飢寒及公之下車視民
之溺如己之溺躬督隄防以爲己任盡心盡力始終不
倦民不勞而隄成克免水患疏開溝瀆以爲民便公之
力也此非所謂愛百姓如己子處公事如家事者歟甲
申之早年穀不登民皆缺食老羸仆壯者四散流離塗
炭深可憫焉我公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備申
所屬轉聞朝省發倉廩賑貧乏人得以全活者不可以
數計斯公愛民之心救荒之政自不逃於當世之公論

前宋熙寧中福人有鄭俠者因時亢旱其間所見轉徙之民扶老攜幼飢寒困苦之狀呼畫工列爲流民圖上獻之朝神宗覽之下責躬之詔越三日大雨切惟二事先後一轍均出於鄭公之一門可謂仁人之用心繼志述事者矣比以歲荒所在盜賊公以計謀尋襲追捕方其未獲也運籌畫策廣布耳目誓在悉擒及其既獲強竊各伏其罪盜息民安花村月明夜無犬吠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其惟我公平公之來於潛三載之久矣道以政而民興行齊以禮而民心服若夫以道治以德

潛江縣志

卷二十

藝文志下

十一

化則前古亦莫之過也揆之於昔時苗爲壽春令去而留犢何武爲九江守而人有去後之思今公之美媿也潛人能不以其實而鑄于石宣武李帥來請於予愚辭不獲敢叙公之梗概以備觀風者之採擇云時至正七年

隗公還券亭碑記

知縣 王建中

余分符南來蓋在萬曆癸未之秋甫入潛卽觀風問俗採民謠詢巷議以期毋負聖天子之命邑耆彥往往爲余言隗公月潭邦衡還券事甚悉余竊喜之謂縉紳如

此編氓可知拾遺者且然何有牙角之爭哉余固可鳴
琴而理也居閱歲獄訟繁興強掩弱智詐愚時蓋有之
俗豈盡淳耶此其空谷足音矣夫利令智昏故取非其
有公以陝令方爲國保障而其範于鄉者又卓哉可爲
典型唐之裴晉公無少遜也無何邑中里役輩久而憶
公之德請碑以記之余曰還券何歲父老曰公成進士
時也余又問曰昔胡不碑曰雖德之實忘之也今何以
碑曰還券者陽春之調和之者寡故碑之也余又問曰
太守公勲業在朝聞望在野余晉接間其平恕有陳大
潛江縣志

卷二十

藝文志下

三

邱風其卻饋金後先關西睦族黨比范文正施義塚有
掩骼之仁給貧困有涸轍之惠諸博士以賓禮舉于鄉
焉何以不碑曰公大節不勝書今俗施鈎筒設機穽者
日益甚閭里所欣豔者此還券事耳余重其請故爲之
序蓋欲彰德以揚休亦得師世而範俗耳得遺券者誰
鄉民任大邦也例得并書于左云

秀野園記

張承宇

吾邑苦無山西郊縣志以爲有山而實無其卑下反甚
焉凡築室者慮無不有事於畚鍤高高焉下下焉而後

可居而其中間最後築成之最易亦最盛者曰秀野園園
之主人則吾外兄劉伯芳也先是舅氏納言公有園距
西城數里引水環屋尋橋而度亭樓錯峙竹樹陰森尤
廣種桃春深雨霽照野蒸霞舅氏常自喜曰吾已有千
樹桃花但少萬年藥耳辛酉夏大水潰防頽垣仆木嗟
乎使西郊而果有山也亦奚以至是舅憮然曰吾已近
七十園獨不能少相待邪客或勸以復構舅又曰亦恐
吾不能待矣是冬舅被召入司銀臺而園益荒伯芳揣
舅意厭圭組不久當歸歸必悵然於此園欲預修之而

又慮去城少遠高年人不能常往還遂買得西園外地
數笏亟治之歲餘草創可觀也舅歸而樂之遂錫以佳
名曰秀野蓋取東坡詠獨樂園花竹秀而野之句也意
且修洛社故事於此而未幾逝矣其園左挾流水盈盈
一澗故其軒顏之曰枕流軒之腋復爲精舍舍後又有
茗廚西南甚空闊大隄在望疎柳映帶亦復不減山林
隄內有巨沼漁舟唱晚牛背笛聲可不越枕上而得之
碧光盤繞掩映几席軒西有茅屋數椽顏之曰藜碧齋
其前亦疊石爲假山雜植海棠芍藥及玉蘭松桂棗杏

之屬西去數武俯臨小池架木其上爲一亭狹而長僅類一舟顏之曰定舫定舫以南桃榴沿溪爲建一亭圍亭以竹涼風時至蕭蕭可聽自亭而東遙對萊碧枕流之間復置一草亭環植梅暑月竟日坐亭上覺襟帶間俱有清香襲人沼中荷氣爲之也不必製芟荷衣矣伯芳遂大書竹風荷氣四字于溪側短牆以當二亭之額城樓卽在園之東北坐此二亭間垂柳搖風隱隔樓臺宛宛如畫矣西北去半里許卽大佛寺夜靜鐘鳴真是令人發深省也園中種樹雖多而楊獨眾問其故則曰

潛江縣志

卷二十

藝文志下

古

楊易成林復不畏水余戲曰詩有楊園亦可名此矣位置雖有致而軒亭几案皆具體而已問之則曰治園而過於精善則吾與遊人俱在此不鬯草草爲之主人卽不在客可竟日觀僮僕卽有所損無足惜常大雪集客園中回視城堵盡爲雪掩懸壁嶙峋森然峻險伯芳揮如意指屬客曰君輩何以目此客未對伯芳笑曰此卽志所謂西郊之山也諸君大噱伯芳爲人修長白皙天資過人少爲諸生有聲四困棘園乃始棄去放遊白下者數年歸而學益富識益堅然性寡言笑常製私印曰

默叟余最好譚亦有印曰譚豪識者謂各記其實而亦各相賞癸亥冬日園成余賦詩曰我有疎慵性多君出世腸閒身匿別墅逸興貯清塘有客翻成靜無花亦覺香寒林落日處四野總蒼茫是時納言公尙在公沒數年而乃爲之記

序

朱渭瞻屈申解序

知縣 羅萬象

屈申解者朱奉政先生作也先生方食貧時博極羣書慨然志窺中秘而竟崎嶇一第人或代先生搯擊者先

潛江縣志

卷二十

藝文志下
序

十五

生曰休矣幻界浮生屈申何定彼懵識者之虛憍氣爾者之歎恨徒爲造物所姍耳大夢匪覺漫漫長夜此古賢之殷心閱世者委曲罕譬多方誨掖以爲不得之莊語冀必得之寓言也然而憤激生懟怨誹易亂卽才如孟堅子雲猶以嘲戲滑稽貽議則著作誠難矣哉獨先生此解其持理本于六籍而摘藻豔于三都其顯白坦易庸孺亦應首肯而淵泓奧渺卽耆宿亦未敢心慕曩先生之在蜀也布之膠宮傳之郊垌訓之蒙士義命之旨申而繆巧之智屈矣齊物之旨申而區分之見屈矣

三巴人士顧化斌斌憤忮不生訟獄衰止孰謂先生此解不與長卿論檄後先競美乎蓋先生深于老易老子所云天之道其猶張弓易云虧盈而益謙學者參互而觀之其于先生惺世之意思過半矣謹以數言弁其端

柴氏仁孝錄序

京山 李維楨

職方柴公立朝不數日而以同舍郎株累謫邊邑尉沒身不復收會光宗紹天闡繹悉召諸逐臣生者超擢沒者贈卹而公子廣文以請天官宗伯具如奏今上報可於是公得贈璽丞廣文輯其先後書疏與名公卿贈言

潛江縣志

卷二十

藝文志下
序

六

爲帙而納言劉公名之曰仁孝蓋神宗遺詔固已眷眷登進遺佚光宗因之今上成之協風旁駭施侔造物使白骨爲肉夜臺如晝仁莫大焉神宗五十年光宗纔匝月久者易忘速者易畧而導揚玉几末命推恩錫類繼明代照述祖則蹈宗軌孝莫大焉在職方公宜冥報相詒其爲子若孫者世篤忠貞以彰君錫紹家慶則是錄也琬琰之珍鐘鼎之勒也不佞辱在世好書此以弁其

端

歐陽千仞崇祀鄉賢錄序

邑人 劉道隆

歐陽千仞臨終謂子弟曰身後無他囑唯勿溷我以鄉賢事夫祀於鄉一鄉稱不朽矣千仞何以若將挽焉蓋俎豆宮牆繫籍聖賢歲時愆祀致使守土者明禋而將事祝史以告虔此豈私其人哉崇德尙賢本由民彝之好下有所舉而上難其事上有所覈以求定論而下益難其事迺令吏胥得操淹速之權而故爲留難子弟欲成父兄之美而曲事周旋此不惟觀聽不雅而且於盛典無光宜自好者之厭而勿居也千仞惓惓致誠於臨終者其謂是歟顧千仞生平之概世有定評不翅一鄉

潛江縣志

卷二十

藝文志下

七

今蓋棺未幾鄉之人無大小翕然謂爲當祀邑侯採公論以祀事言之當路當路不俟復覈朝上牘夕報可事下之日人人稱快是舉也光明直截盡去曩昔文移往復之故套固一皆在事者主持公論亦千仞之孚於人心者有自來也不啻是也千仞嘗守毘陵去而備兵穎上歸臥田間又自田間起今官越廿載矣訃聞而毘陵五邑士民奔走籲當路業已從祀彼中名宦一時兩祀後先並舉茲豈有所強而然哉不佞嘗謂宇宙勵世磨鈍之大權生有名爵沒有祀于官祀於鄉之典斯兩者

人所嚮往焉顧名爵可榮亦可假惟是畏壘之尸祝恩
怨難諧梓里之蒸嘗是非莫掩苟得其人則明惠足式
而盛典可風卽百世而一人猶接踵也蓋祀以人重如
此歐之先系出文忠之派徙潛僅四世而兩地並祀者
前有憲副公後有千仞何多賢也此可以識淵源之有
自矣後來者其勉旃

書

辭兩臺建坊書

邑人 歐陽東鳳

病廢之夫蒙臺下特達之知如枯株朽莖一被春陽頓

潛江縣志

卷二十

藝文志下

六

爾昭蘇頌復承下訊建坊所以光寵下走者備矣縱至
冥頑不靈亦當俎豆五內惟是憲臺表宅本以樹聲施
及不肖盛典爲虛雖是藉光一時未免貽慚歿齒況儼
邑以昨歲稼穡之無秋米價翔貴今春霖雨連月二麥
難望萬口嗷嗷莫必其命下走旣不能仰贊當路振困
扶傷何敢儼然受此隆施以空帑藏而勤里旅不寧惟
是縣城西南一帶城腳塌陷危于壘卵而北隅有捍水
石磯亦漸次崩頽離城不滿二十餘丈失今不治將來
金湯必爲洿池蓋自朱明山父母修城至今已幾四十

年百事廢弛所從來非一日矣今令君銳意興除亦千載一時曩者浮橋之役得請發棠功德無量而城磯關鎖更大所費更多令君雖已估計經營恐難無米而炊願台下主持于上俾令君得展布于下共成此千秋之業下走同邦人世世受其賜較之建坊不亦普且遠乎生平不敢爲貌言況知己之前安有飾詞虛讓者除呈縣轉達外專馳一价申以衷言惟台慈垂亮

再辭建坊書

邑人 歐陽東鳳

老公祖表宅之令一下里族騰懽況在東鳳身受褒顯

潛江縣志

卷二十

藝文志下

九

有蒙眷遇而不知感被光榮而不知喜必冥頑不靈者而後可也乃不避吊詭之嫌不懼方命之罪奏記懇辭者非但行能淺薄受之有媿如前所云而已也緣鳳歸田以來疾疢纏綿屏居荒寂如蟲在藁無論三黨姻交酬往俱廢慶弔不舉雖至親如妻子亦經年不數會家事大小一切勅斷蓋自知叨冒逾涯福過災生故寧逃之冷淡寂寞之鄉欲謝絕人世之穠華以希延草木之歲年耳忽承台命益恐濫叨愈甚災難必生每一念及不覺頰赤而顙泚蓋其一腔不自安之真情不敢當之

真愧由犬馬衷曲達于面目雖不肖無能自遏耳有賜
猶曰卻爲不恭況編戶之于祖臺厥有等威且盛典不
概施而首被不肖何等鄭重何等光寵倘非此中真有
一段萬萬不安處鳳亦何苦磳刻自處頻瀆威尊以辜
隆施而取譙讓也霜臺清嚴欲再遣力旣覺非體而邑
大夫誰能諒其血誠又不敢代爲申懇使老公祖而非
鳳知己也何敢瑣瑣聒聽然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老公
祖也敬三薰三沐百叩百禱佈此鄙悰伏乞俯察疇昔
無違心之言收回成命以曲全硜硜小哉之微尙則初
潛江縣志

卷二十

藝文志下

三

志以遂夢魂俱安古人薄感恩而重知己皆是物也情
迫詞蹙自知無所逃罪惟台慈垂亮

與王孝先明府書

邑人 歐陽東鳳

士大夫生長是邦受塵宇下維桑與梓利害相共或從
溪倪谷耄偶有見聞言之雖足效忠而不言亦足明潔
此好修者之所引嫌自全而交淺者之所括囊無咎也
若下走蒙臺下故人之遇國士之知何敢援斯二者過
爲遜避故破其硜硜之愚欲捧撮土以益泰山惟臺下
可否之敝縣自朱父母奉旨清丈而後田有定畝賦有

定額卽有神奸欺隱不過一一家止耳卽有淤長亦不過邊江則有之耳此外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安得有多乃聞數月以來有告必丈有丈必多臺下亦常察其多之故乎蓋朱父母清丈弓口以五尺五寸爲則通縣皆然非有此短而彼長也有田之家以此攤糧亦以此徵租非有官大而私小也賣田者初以此丈後以此賣非田多而賣少也規則一定告爭永息王信南父母繼之恪守肅規萬戶安堵至曹公始短弓式而開告訐以自營其私凡有氣力善夤緣者雖有奸如山弗問而良弱

潛江縣志

卷二十

藝文志下

三

之家無不多之田矣乃申報日增而額賦不減身名俱喪詬辱至今潘父母初任幾陷覆轍曾未數月痛悔前非仍遵舊式載其清淨民以寧壹臺下神明豈弟包朱跨潘而頃者丈田之使何其紛紛四出也告狀者諱言補價而以丈田爲奇貨承委者喜於多事而以增畝爲小忠隨賂輕重任意多寡每狀一出可不丈而知其必多矣何也通縣總此田耳總此五尺五寸所定之畝耳朱父母以五尺五寸均攤而臺下以五尺覆之有不多者乎已告已丈者旣多而未告未丈有不多者乎無論

被告卽告狀之人田豈盡賣亦必有餘田在戶試取其
餘田而以今弓丈之有不多者乎無論通縣卽下走田
較諸縉紳最少然亦幸而不見告耳告而以今弓丈之
有不多者乎旣與通縣同多乃幸其未告而不與通縣
同增鄙心寧能獨安乎臺下如因某一人而概疑通縣
必欲懲法外之遺奸以補朱父母神明之所不及則請
凡有告者當以五尺五寸之弓丈之果有多田而後追
論其欺隱責以陞科彼復何辭如欲損朱式而用曹弓
則與其告而始丈丈而始增徒以長市棍告爭之風而

填積猶某某輩溪壑之欲莫若總計通縣田若干畝共
該弓若干不論士民亦不論已告未告每弓比朱父母
減五寸共該多田若干照所多之畝均攤萬石之糧此
可不煩委丈特一書算之力耳如是則田增而糧減雖
增猶未增也雖變朱父母之成法而猶不失均攤之美
意也下走亦知臺下與民休息必不肯取朱父母良法
而紛更之但以爲較之爭端蜂起委役鴟張通國騷然
物情鼎沸者猶爲愈耳況楚人重離鄉井專以田爲業
故雖甚貧亦有田數畝其賣產遊蕩藉告狀爲騙局者

不過千百之一二此端一開遊棍攘臂人人自危縉紳
猶可控訴小民惟所魚肉下走抱茲愚竅欲吐不敢欲
茹不能遲回數日如有物在喉中故不得不卒吐之雖
然知人不易知心實難安知下走非陽爲效忠而陰圖
自便者乎惟老父母姑置鄙言博詢而審思之通邑幸
甚下走亦幸甚

答譚友夏書

邑人 張承宇

歐湘茹由廣歸日夕謀薦弟且欲專疏於朝廷破格以
言路詞林相待弟求已不獲而先落章幾手矣兄我全

潛江縣志

卷二十

藝文志下

三

不同局兄雖無此正恐不免而弟則全非舊境矣胸中
憤憤正欲待咨到時具呈按院求爲代題避舉就貢而
忽奉手札益滋之惑也然當各思其近理而無害者行
之可耳不必皆同也海內諸公料亦不盡應也聖天子
神威莫測而連坐之法國朝自未經見豈敢草草相應
然既不敢應以草草之人則其人或亦未盡草草以應
也弟姑草草奉復想此局當在秋冬之際或可面議耳
年家字仍摘奉還此事正不知何究竟山中人當此甚
驚之

文

祭歐陽太僕文

邑人 劉若金

昔子瞻之哭歐文忠也曰公之在世君子有所恃而不
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嗚呼其信然耶憶宜翁先生之
守海陵也海陵戴之已而昭州毘陵所在不忘先生焉
迨先生歸矣蘿煙蘼雨將終老乎其間而需先生者未
肯予先生以隱也嗚乎使先生無與於斯世安知不以
陳人視之又前此宦轍之所至安知不以萍逢遇之耶
今先生死矣泰山頽梁木摧矣君子以爲無與爲善小
潛江縣志 卷二十 藝文志上
人以爲沛然而得時嗚呼子瞻之言信然耶其不然耶
如世可以無先生曾日月之幾何土偶亦能爲崇尺波
遂致鼎沸耶嗚呼先生逝矣蔓草榮木荒葛冒途城狐
野鼠風嗥雨嘯徒令人憑而弔之曰歐陽先生不起也
能不痛哉能不痛哉

雜著

姚文公謚議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耀乘華協瑞
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精敷

爲制述于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三五載籍之上蓋
數百年而得一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乎
文哉乃若先正魏國許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世祖皇
帝恢拓基圖之始倡明道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
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爲能式纂厥緒以大其承然
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之學則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
山鳴而谷應雲起而龍翔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
宗繼照天下又寧而公之文章蔚爲宗匠典冊之雅奧
詔令之深渟固已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志箴頌之
潛江縣志

卷二十

藝文志下
雜著

三五

雄偉光潔凡鏤金刻石照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
而上之以闡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
誦已千百雖欲揜之孰得揜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
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也易曰黃
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擬之節惠公奚嫌焉謹按諡法
博文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諡曰文

寧儉說

邑人 劉勳

予嘗申寧儉之說以飭吏治矣今復欲昭是說於比閭
族黨或者曰禮者中而已矣質過則陋文過則靡聖人

謂盜儉之矯奢匪大中不易定禮也子是之說不已陋乎予曰儉者質也質者本所在也夫子傷文勝者之無本乃曰利而巧文而不漸而于林放之問乃大之而示其本曰盜儉使末世皆本之務則朝廷之典章聖賢之禮制可得而守風俗惡得不厚教化惡得不行廉恥惡得不興惟儉是陋而習於奢將縱欲敗度踰節陵分敢於無忌者何所不至噫古者宮室車馬冠服飲食往來交際尊卑貴賤各循其分而不敢踰儉也亦禮也今世俗則陋儉而崇侈庶民牆屋被文繡少年騶從擁道塗

潛江縣志

卷二十

藝文志下
雜著

三

越羅蜀錦照耀輿儻山珍海錯膾炙綺筵餽遺候贈靡不獻奇貢珍名紙儀帖率皆金紅長連噫豈皆取諸官中而用之哉強取諸弱貴取諸賤巧取諸愚奈之何民不窮且盜耶且吾儕大夫士齊民之表率也而城中大袖四方匹帛非卓然豪傑鮮能不漸染於奢此士之所由失恒心民之所由失恒產又奈之何民不窮且盜耶或又曰俗弊於奢也久矣予以儉挽之是欲以冰蘖而易肥甘吾懼其難入也予曰否冰蘖固不可入肥甘之口敢問肥甘者獨能舍菽粟而爲饗飧哉儉民之菽粟

也鄉之長老家之父兄孰不有子弟羣從哉吾未見賢父兄長老率之而子弟羣從有不從之者挽澆漓而還淳厚是惟君子之德有以風之耳儉固不可行哉故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廳事旋馬視第宅連雲者孰與敝車羸馬視流水游龍者孰與布衾澣服視擁貂衣狐者孰與一盂一粟視日食萬錢者孰與苞苴盈門視庖中荒寂無人者孰與今詩書衣冠之輩談則詆奢之非行不顧儉之是及其詰之則曰是禮也噫此而爲禮古所謂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夫子論三歸之僭禮則潛江縣志

卷二十

藝文志下
雜著

三

斥其非儉論麻冕之合禮則喜而從儉他日又曰與其不孫也寧固知寧固之意則知寧儉之意矣知寧儉之意則知禮之本而所謂文之以禮者在我矣故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此聖人用中之微權知此然後可與語寧儉之意

講學對

邑人 歐陽東鳳

楊少宰復所許少司馬敬庵講學金陵從者如雲余曾一再赴旋以不得于心罷不復往或曰子之不講學也何居余曰昔莊周比舜于卷婁蓋以舜德羶而人附之

今少宰司馬之羶于勢甚矣其似卷婁也其徒各竊緒論以分門角勝猶可言也藉樞衣執經之名以竊處囊彈鋏之實不可言也大抵講學明道本窮而在下非公卿之責若公卿則蒐訪人材詳求民瘼以毗化贊理迺恒夙夜奚暇抗顏坐席爲人師耶昔漢孔光自爲尙書則止不教授陳寵自任樞機輒謝遣門人黃瓊教授于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不復交劉安世于司馬溫公義訂師友恩猶父子然平居問詢不絕及公登政府則未嘗有書蓋造經席則師于諸弟候政府則相潛江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下
雜著

三

于庶僚固自不同愚願今之聞公先達寧爲孔公陳寵後進之士當爲徐孺子劉元成也

